

叶落归根是故园

十五年前,在看电视时,我看到一位儒雅的残疾男士做客厦门电视台,他侃侃而谈,谈话内容吸引了我,出于好奇和敬佩,我看完了这个访谈节目。原来,这期节目的嘉宾是祖籍厦门的台胞许先生,当时他正致力于促成厦金许姓宗亲的联谊活动。由于那时候我正巧在做有关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政协课题,觉得他的故事是个好素材,我打听到他的电话后,便联系了他,由此得知了他颇为传奇的经历。

许先生的母亲是金门人。1949年10月,他的母亲带着当时只有四个月的他回娘家做客,不料几天后,厦门便解放了,国民党军队退守金门,而这竟然是他噩梦一般的童年的开端。

1954年6月,许先生的母亲和外婆在讨小海时,误踩了布在海滩上的地雷被炸死。孤苦伶仃的他只得投靠舅舅。即便如此,命运还是没有给予他任何怜悯。1958年8月的一天,正在田间割猪草的他被落到身旁的炮弹炸

伤,醒来时,他才知道自己永远地失去了右手臂和左手的两根手指。因为舅舅家里孩子多,生活也十分艰难,无法再抚养和照顾他,他被送到台湾的孤儿院,并开始了艰辛的求学路。品学兼优的他,常被老师作为典型,激励那些不思进取的学生。

1965年,许先生以高分考入台湾文化大学。彼时的台湾,高等教育还是贵族教育。一个残障孤儿靠自己的勤工俭学来养活自己,并支付高昂的学费,实属不易。他的勤勉和学业成就引起同校一位漂亮女生的关注和爱怜。尽管这样的爱情遭到了女生家人的极力反对,但许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,最终赢得女生家人接纳和认可。

大学毕业后,由于许先生身有残疾,很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,所以他选择了自谋职业。婚后,他的夫人相夫教子,家庭和美,事业小成。

1979年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后,许先生开始多方打听大陆亲

人的消息。1983年6月,当他得知父亲还健在后,欣喜若狂的他立即向台相关部门递交了赴大陆探亲的申请。在焦急等待了3个月,阔别大陆34年的他,从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乘飞机经由香港,再转机到广州,后乘大巴到厦门,再乘船,几经辗转,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里。

34年来,许先生思念故里与亲人的惆怅,在与亲人其乐融融的团圆气氛中烟消云散。

2004年2月,许先生回到厦门定居,在厦门创业经商,并致力于促进厦金民间文化交流。当我在电话中问及个中原因时,他说:“我不想自己有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临终前的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,望我故乡’的绝世悲恸。再说,家乡厦门是一个美丽漂亮又极富发展潜力的城市。我的经历注定我必须为两岸和平发展、两岸同胞的交流做点什么。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,两岸同胞同宗、同文,有着割不断的血脉亲情。” (洪谦)

紫陌流年又一春

四月的春天,阳光多,雨多,梦多,梦里梦外,万物热闹生长。

梦里的爷爷还是那么的健朗,慈祥善侃。这个季节应该是爷爷最爱的时光,春暖花开的时节,爷爷喜欢在阳光铺满的街头闲走,也喜欢在雨声淅沥的田野散心。

爷爷生肖属鸡,老一辈人喜欢拿人的性格和出生属相对照。鸡年出生的人,善良胆小,好动不耐静,性情急躁,讲究派头,喜欢享受,聪明懒散。细究一下,爷爷的性格里头是这么回事。

爷爷祖上有些薄业,祖爷爷是读书人,但三代单传,从小备受宠溺,成日里,街里坊间,悠游嬉戏,有几分纨绔子弟的扮头。爷爷善良懦弱,很怕生事得罪人,胳膊肘总是往外拐的。乡人都说他脾气好,对人热心。他原来在市卫生所工作,稍懂医术,后来下放回老家,那时农村医生奇缺,他不敢主责乡村诊所,说不是科班医学出身,怕出人命,拿了别人的钱又治不好病要遭天谴。他的医术成了压箱家底,只能为自己和家人服务。不过好歹会几个偏方妙药,有心人上门求医,他是很热心的,帮忙到处找草药,治好了权当做好事。不过这些奇术后辈无一继承者,或许是他的医术影响过于微弱,我们既看不到价值,又不能当饭吃。最后只留下几本厚厚的医书做了古董,这是他一生憾事。

他从小没习惯粗活,不如一般农村汉子吃苦耐劳,又讲究派头,下地干活,还穿着长衣长衫。细皮嫩脸的爷爷成了乡里人的笑柄。家中大部分农活都是爷爷做的,养家糊口的重担由他担着,因为奶奶三寸金莲,下地很艰难,大多时间在家相夫教子。生活的曲折磨难消耗掉了爷爷对爱情的温柔,爷爷对奶奶也没什么好耐性。

后来,奶奶生病了,爷爷温柔了许多,生了病的奶奶变成了小孩子,一会儿要吃这个,一会儿要做那个。爷爷鞍前马后伺候着,有空就翻医书,一一对照症状,奶奶犯的是胃病,他把关于肠胃方面的医学疗法,中医西医研究了彻底。穷尽他所学,试了许多汤药,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奶奶。奶奶去世前一晚,半夜说要爷爷背着她出去玩

耍,爷爷二话没说,背着奶奶在院子里转圈圈。

奶奶去世之后他消沉了一阵,但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,失去相伴的爱人,他还是健健康康多活了二三十年。他喜欢自由自在,不肯和大家过,喜欢一个人开小灶。又闲不住,经常一个人去街市,一天去好几次,东市买米,西市买肉。拿了小锅炖骨头肉,加了各种药材,细火慢炖,香气熏鼻。不过这些好料最后多是到了某孙儿胃里,再后来就是到了某曾孙肚子里,老爷爷的“骨头”,老外公的“骨头”是曾孙们的最爱。

爷爷夏天最喜穿白衬衫和白色汗衫,冬天棉袄外面罩着青色的长布衫,八十多岁仍然如此穿着。他走哪里都可以找到说话的体己人,一起闲聊谈古论今,每天兴兴头头。没有奶奶的日子,他的老年单身汉生活也滋润。只是和我们提及奶奶时,说着说着就哽咽了,那些混浊的眼泪才让我们明白,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闲暇时,他熬草药和整理家谱。儿孙们都喝过他熬的草药,哪里头痛脑热,只要和爷爷说声,他就开始四处找草药或买药剂,大哥小时长风疹,是爷爷治好的;我小时候有一阵身体不好,喝了好多爷爷熬的苦药汁,长大之后抵抗力强大许多。他写一手蝇头小楷字,没事就誊写家谱,谱系分得很细致,渊源来龙去脉追溯分明。

他就像书画上的常青树,模样依旧,生活依旧,年年如此。体体面面出门,做美食,吃零食,侃大山,很少生病,从不住院。他牢牢地守住了死亡和岁月的距离,他亦以为傲,只是再旺盛的生命仍抵不过时间的蚕食。那年暑假,我回去最后一次见到他,爷爷真的老了,他似乎已经有了大限的预感,对我说不要担心他,他已经不怕死亡了,这是生命的自然终点,走不动了就该停歇。爷爷素喜热闹,却不让我们回来看他,说路途太过于折腾,只巴望大家在外安好,哪怕自私地活着也是好的。这年冬春之际,他去了。半夜时分,他在睡梦中安然走了,一切自然而然。

曾经陌上桑的风流少年,如今青山松涛相伴眠。爱热闹喜繁华的爷爷还记否?这人间尘寰此时的好光景:万丈红尘似似锦,紫陌流年如行歌。(龚馨雅)

后坊村的春天

周末,阳光灿烂,我们开车过海沧,进角美,拐个弯,就到长泰了。一路绿色相伴,我们直接把车开到后坊村。

这是个丛林掩映的小村落,灰瓦白墙从绿树丛中探出头来,炊烟袅袅,老阿婆坐门口笑眯眯地望着我们。路上没有行人,非常静谧,偶尔有胖胖的母鸡见了客人,慌乱地跑进草丛。村委会门口挂着一个牌子“福建最美乡村”,我想,名副其实,乡村的美,不在于人工修建了多少亭台楼阁,修建了多少公园,而在于它保留了乡村应有的质朴,眼之所及,尽是乡野的原汁原味。

我们像冬眠已久的生灵寻找渴饮的甘露,不经意间,这片山水撞进眼眸,心中只想起“不醉不归”这个词来。后坊村的桃花已向往多时,可惜来迟了,桃花大部分谢了。可老天厚待爱美的我们——瞧!在黛绿的山脚下,星星点点的梨花、李花次第绽放了。那不是铺天盖地的雪白,而是若隐若现、星星点点的粉白,像灰色夜空中的点点繁星。花下“搔首弄姿”是寻春者最爱的美事。白色的花瓣,带点粉红的花蕊,要是能飘起小雨就更好了——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,总让人浮想联翩。可惜只有淡淡的雾气。不过也好,这样的天气最适合身着布旗袍,在花下眼波流转,便是一幅清雅的水墨画。

车子每拐过一道弯,便可望见一湖水,静静的、悠悠的,如碧玉,连绵的山峰,便氤氲在无尽的水的温柔中。水无声,风无痕,只有一阵一阵暗香浮动,春天是少不了油菜花的,油菜花明媚的黄,不管是成片的,还是路边零星的三两棵,它们黄得晃眼,黄得热烈,让人忍不住驻足,贪婪地深呼吸。后坊村的春天不太妖艳,没有五彩缤纷,没有姹紫嫣红,在这样清雅的山水里,只喝风也醉,只饮水也美,我们无拘无束,灵魂仿佛都通透自由了许多。

山势越来越高,浓雾不断涌来,峰峦叠翠远近不同。翻过这座山,便是灌口镇了,热闹的街市扑面而来。一山之隔的后坊村,是一个离尘嚣最近的世外桃源。(陈铭婉)

